日知録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奧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

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原注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荅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　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程子）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注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卽道也違禽獸不遠卽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

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

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

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

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為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楊氏曰東發憂世之言可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為學者則有五科曰語

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淸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淸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淸談談老莊今之淸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爲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

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适謂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嘗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

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原注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原注 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原注 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

殘無媿（原注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 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也曾點浴

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日與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

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奡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爲之說〔閻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傲奡通用朱吳斗南因悟郎此盪舟之奡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敖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奡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議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原注〕宋書顔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鋭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

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注）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於管仲之罪只存而不論並不曾說仲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衞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原注史記諸世家吳

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嘷之省為乎櫨之省為祖也今崑山有蒲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是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原注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韗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

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晚始遊魏故惠王尊之爲叟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爲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併史記所書襄王之年餠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据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　衞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錢氏曰王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禍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創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亦文體則有然者）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思原注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説一句

者禮記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氏曰見閒當爲覵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皆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原注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

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沈氏曰】蒙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有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注】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江氏曰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

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壙婦布纏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令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荏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閭帥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閒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

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發滕世子哉閻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禹甸之法禹之所爲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曰〕通鑑外紀云夏十寸爲尺商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

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龔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

按鄭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為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為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為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于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為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為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

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按咸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爲公行子之先或疑即燕子之恐皆非是）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厎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原注與荅株應之問同)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閻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舜居蒲坂弟居零陵陸路太行水絕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是乎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是名者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尚父親為后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罔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本鄭邑）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友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卽費庈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

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

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圍棊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欲然

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 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

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
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
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
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
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
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
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
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

日士不以天下之壺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罷人才但肆淸談侈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倫或司民之牧秉閒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就利或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肯徇陋運弊崇毒已滋怨然倡建自申論議非屬戾人情犯時之好剛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豈可勝道義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茹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及周公遺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于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

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淸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原注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殿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即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也王充論衡云孟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盡孟子外書趙邠則已識其不能閎深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僞而僞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學不厭而敎不倦　里仁爲美　君薨聽於冢宰　大哉堯之爲君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黨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淮南子黃帝亡其園珠使離朱捷烈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朱檢討曰〕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賜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并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譔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

害日名子之弟今趙人朱以疏充五丑得曼門記明門以
其齊不更言塞孟注以注爲朱廣等居而亚人索不也滕
名人害之孟之順之爲亦然注徐餘第知不無隱知趙更
夫未趙弟子語仍謬季不浩所辟不三之擇稽以朱歧適
浩嘗注于稱似列未孫以生同陳與等矣今之公太注合
生以以厚之乎之有闕爲不也代焉萬又七言明常滕十
不爲爲齊爲師殆甚孟然害季彭全章曰篇君高之更九
害告嘗王與咸語于子朱盆孫更氏樂案無子爲議滕人
圖子學氏則其而此之往成子公曰正班其不孟何君之
非孫于謂非弟未者辭之括叔都樂子氏文信于爵之數
告疏孟郎弟故正也萬去本高子正告古弟又弟賜弟考
子疑子高子以與故鍾取不子咸子子今子廣子爵來盡
郎以者子矣爲以相而是見趙亚萬高人與顏而不學心
告爲若則經學高傳異也于注業章子表其北廣及于篇
子告浩亦典他于明之季趙孫屋公居孟不詮顏有孟公
亦子生恐序衛爲世子孫注疏廬孫第子謂上法不子都
恐爾不非錄而第中叔子但所于丑四居之牢謂可也子
非浩害弟有不子曾亦叔見同桃孟等第弟引離解其曰
孟生則子高終蓋經從本于而應仲徐二子孟妻者爲滕
子其趙矣行然以屬而非孫朱趙子子等與子爲至弟更
弟字注告子小山祀疑是疏注注陳居公吾齊孟于子之
子不本子乃弁涇而之時而不孫瑧第孫不有子史甚在

孫疏特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于孟子非實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敢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据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園箋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書爲孔子門人尤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茶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薅茶蓼陸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竝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茶與蓼是二物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錯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茶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邶風

之荼與刪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陳氏曰爾雅荼者荼委葉也蓼者薔虞蓼也王肅皆以爲穢草分水陸當矣其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蒤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家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色者爲青荼亦謂紫者爲紫蓼青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此與王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穢蓼或即斯草但不當以苦荼當之耳今按爾雅荼蒤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蔈荂荼注云即芀疏云按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紅草而

麄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滐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滐委葉注引詩以茠滐蓼疏云滐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滐陸穢草然則滐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荼也今詩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緜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原注詩采苦采苦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荼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旣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鴞捋

茶傳曰茶雀茗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茅秀之茶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考工記望而眂之欲其茶白亦茅秀之茶也良耜之茶蓼委葉之滐也唯虎杖之滐與檟之苦茶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茶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茶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包鼈烹茶後云武都買茶注以前爲苦茶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原注）自此後荼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煚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鴚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鴚鵝郎駕字（原注）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

瑯東山之鼎甚與何爲亂左傳齊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駉鵝太玄經裝次二駕鵝慘於冰一作鴐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駕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駕鵝鴻鶤南都賦鴻鴇駕鵝杜甫七歌前飛駕鵝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駕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駕鵞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榮駕鵝師古曰駕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鵞猶詩乘乘鴇之誤作鴇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

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唐貞觀九年五月勑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

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超題請課士之法嘗定周禮儀禮與

禮記並立又請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悖經旨不能將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別禮儀禮增入禮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拼合與士子學業無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 旨依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覘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

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為一切鄙為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為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闕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

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幸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

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齊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日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原注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

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日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日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卦爲序）於義亦通（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啟學者師心之蔽）

古之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
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終